



瑪麗·露·雷頓是奧運選手中收入最豐的。

奧運英雄錢途各異

甘斯在去年洛杉磯奧運勇奪一百公尺自由式金牌時，興奮得揮拳朝泳池用力一搥，原因是他知道自己所得到的不僅只是一項奧運紀錄而已。

甘斯估計了一下，從奧運觀戰加油聲沉寂之後，至今已賺了大約二十五萬美元。

奧運英雄中，收穫最豐的是雷頓。

這位嬌小的體操選手，單是為早餐食品 Wheaties 作廣告，四年的合約即達一百萬美元。

但是，得到兩面女子游泳金牌的柯罕，卻什麼也沒賺到。

雷頓只要在購物中心露面簽名，酬金就是八千美元；柯罕卻只希望金牌能協助他在大學畢業後謀得一份廣播員差事。

另一方面，貝諾特可以發大財，可是她自動放棄。這位奧運第一位女子馬拉松金牌得主說：「每個人都要我撥出一點時間，我不願意那麼做。」

貝諾特把婚姻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她說：「我懷疑以減少跟先生在一起的時間來換取鈔票是否值得。」

她一想到廣告宣傳就戰慄，她說：「別人喜歡拍廣告，那是他們的事，我無法適應。」

貝諾特多年來在耐吉 (Nike) 公司領薪水，因此生活不成問題。

田徑迷當然也記得自從一九三六年歐文思以來第一位得四面金牌的劉易士。

可是，劉易士遭遇形象問題，據可靠人士說，劉易士在奧運會前所賺的反而比較多，大約五十萬美元。

四百公尺中欄王摩斯，也用不著擔心會被遺忘，但是奧運同樣未為他帶來大把鈔票。

摩斯說：「沒有人把鈔票扔給我，一般人的想法是錯誤的。」

甘斯竭盡所能利用他所得到的三面奧運金牌來變出綠鈔。

「老實說，當我在一百公尺自由式首先觸及計時器時，我告訴自己：『我日後的生活一定會舒服些。』」

甘斯露出快樂的笑容說：「我現在一個月有二十天在外旅行，我參加超級巨星賽，而且剛剛擔任了美國小姐選美會裁判。不過，演講是我的主要收入，佔了百分之七十。」

甘斯說，奧運結束後的六個月內，他的收入在二十萬美元至三十萬美元之間。

可是甘斯也有失敗的一面，他二十歲女友在結婚前夕棄他而去。

甘斯平淡地說：「因為我的旅行和商務活動太忙了。我不怪她，被列為次要者是很難過的。」

體操金牌選手蓋洛德，一夜之間成了青少年愛慕對象，他正設法以此為資本向好萊塢進軍。

對以超絕球藝協助美國女子籃球隊登上奧運后座的雪利·米勒而言，吃飯有人替他付帳就夠高興了。

大學規定，禁止運動員以比賽的成功謀利。米勒還有一年才大學畢業。(許峻取材自明星雜誌)

我們一家人，最了解貞治的棒球天賦的，當屬鐵城。那時，鐵城已從慶應大學的醫學系畢業，又要進入研究所攻讀。「老爹」對他的期望很大，凡事對他總是另眼相看。

在這個時候，鐵城為貞治向「老爹」央求說：「現在要貞治放棄打棒球，反而會使他變得更沉了。就讓他到早實打棒球吧！」

而且，鐵城又向「老爹」保證：如果貞治在棒球上沒有什麼表現，就要他放棄打球。並且，負責輔導他能夠考上大學的理工科系。

最後，「老爹」才勉強為其難地答應，讓貞治進入早實。

貞治終得進入早實。

早實棒球隊，素負盛名，擁有優良傳統。不但隊員很多，新進球員即多達數十人。

我仍記得，剛入學時曾聽貞治憂心忡忡地說：「比賽時，不知能否被派上場？」

早實的球場，坐落在武藏關。球員在下課後，就得趕到這兒練球，直到傍晚。練球後，一年級學生還得拔淨球場上的野草，直到天黑，才得返家。貞治剛入球隊的時候，還得修理學長的器材裝備，或清洗學長

的球衣。幸好，還有幸江和順子會幫著他做。在寒冷的冬天，兩位姐姐一面揉著凍得發紫的手，一面為他洗滌滿是污泥的球衣或球襪。不過，他自己使用的東西，總是自行清理。甚至於球鞋的補綴，他也會徹夜不眠地揉著惺忪的睡眠，來做好它。

進入早實打球，貞治的食量大增，大得真令人不敢想像。

每天一回到家，先是一大盤什錦炒麵下肚，然後加上兩塊大如臉龐的肉排。如此，才有渾然飽足、鼓腹怡樂的狀態。

我笑著說：「要不是家裡開飯館，早就被你吃垮了！」

「老爹」看到貞治這般食量，也以為其他球員會有飢腸轆轆的時候。於是，對貞治說：「你偶爾也請隊友來這兒吃頓飯吧！」

對棒球本無好感的「老爹」，一聽到貞治的隊友餓肚子，心裡總覺得過意不去。或許他從小對飢餓的痛苦，就有深切的體驗吧！因此，他常伴同幸江或順子，探訪棒球隊的宿舍，或為他們煮飯，或為他們做些菜餚。隊友都非常歡迎他們的來訪。「老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肯為人著想，肯處處顧慮別人。(第十四章完)(五八)

感恩的歲月

王貞治母親的回憶錄

王登美 原著 林秋山·廖蒼洲 合譯

我們一家人，最了解貞治的棒球天賦的，當屬鐵城。那時，鐵城已從慶應大學的醫學系畢業，又要進入研究所攻讀。「老爹」對他的期望很大，凡事對他總是另眼相看。

在這個時候，鐵城為貞治向「老爹」央求說：「現在要貞治放棄打棒球，反而會使他變得更沉了。就讓他到早實打棒球吧！」

而且，鐵城又向「老爹」保證：如果貞治在棒球上沒有什麼表現，就要他放棄打球。並且，負責輔導他能夠考上大學的理工科系。

最後，「老爹」才勉強為其難地答應，讓貞治進入早實。

貞治終得進入早實。

早實棒球隊，素負盛名，擁有優良傳統。不但隊員很多，新進球員即多達數十人。

我仍記得，剛入學時曾聽貞治憂心忡忡地說：「比賽時，不知能否被派上場？」

早實的球場，坐落在武藏關。球員在下課後，就得趕到這兒練球，直到傍晚。練球後，一年級學生還得拔淨球場上的野草，直到天黑，才得返家。貞治剛入球隊的時候，還得修理學長的器材裝備，或清洗學長

的球衣。幸好，還有幸江和順子會幫著他做。在寒冷的冬天，兩位姐姐一面揉著凍得發紫的手，一面為他洗滌滿是污泥的球衣或球襪。不過，他自己使用的東西，總是自行清理。甚至於球鞋的補綴，他也會徹夜不眠地揉著惺忪的睡眠，來做好它。

進入早實打球，貞治的食量大增，大得真令人不敢想像。

每天一回到家，先是一大盤什錦炒麵下肚，然後加上兩塊大如臉龐的肉排。如此，才有渾然飽足、鼓腹怡樂的狀態。

我笑著說：「要不是家裡開飯館，早就被你吃垮了！」

「老爹」看到貞治這般食量，也以為其他球員會有飢腸轆轆的時候。於是，對貞治說：「你偶爾也請隊友來這兒吃頓飯吧！」

對棒球本無好感的「老爹」，一聽到貞治的隊友餓肚子，心裡總覺得過意不去。或許他從小對飢餓的痛苦，就有深切的體驗吧！因此，他常伴同幸江或順子，探訪棒球隊的宿舍，或為他們煮飯，或為他們做些菜餚。隊友都非常歡迎他們的來訪。「老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肯為人著想，肯處處顧慮別人。(第十四章完)(五八)

我們一家人，最了解貞治的棒球天賦的，當屬鐵城。那時，鐵城已從慶應大學的醫學系畢業，又要進入研究所攻讀。「老爹」對他的期望很大，凡事對他總是另眼相看。

在這個時候，鐵城為貞治向「老爹」央求說：「現在要貞治放棄打棒球，反而會使他變得更沉了。就讓他到早實打棒球吧！」

而且，鐵城又向「老爹」保證：如果貞治在棒球上沒有什麼表現，就要他放棄打球。並且，負責輔導他能夠考上大學的理工科系。

最後，「老爹」才勉強為其難地答應，讓貞治進入早實。

貞治終得進入早實。

早實棒球隊，素負盛名，擁有優良傳統。不但隊員很多，新進球員即多達數十人。

我仍記得，剛入學時曾聽貞治憂心忡忡地說：「比賽時，不知能否被派上場？」

早實的球場，坐落在武藏關。球員在下課後，就得趕到這兒練球，直到傍晚。練球後，一年級學生還得拔淨球場上的野草，直到天黑，才得返家。貞治剛入球隊的時候，還得修理學長的器材裝備，或清洗學長

